

高等教育中目标导向教学的理论调适

蒋秋蓉

成都文理学院 教育学院, 中国·四川 成都 610000

【摘要】本文基于目标管理(MBO)与目标导向教学(OBI)的理论耦合性,提出教育场景中战略目标分阶实施框架。通过解构“人生战略地图—学段规划—课程目标”的递归系统,分析了课程设计需同步满足学科独特性与整体战略协同性的双重诉求。同时分析了数字媒介时代“认知急躁”对深度阅读能力的侵蚀效应,结合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理论,指出教学改革需建立“目标设定(战略分解)—媒介适配(认知补偿)—能力评估(闭环反馈)”的三维应对。最终提出自上而下(通识能力培养)与自下而上(课程目标校准)的双路径融合的思路,为高等教育课程体系优化提出一些思考。

【关键词】目标管理; 目标导向教学; 教师教学; 战略目标分解

目标管理(Management by Objectives, 简称MBO)^[1]是一种系统性的管理方法,其核心在于组织成员(上下级)共同参与设定清晰、可衡量的目标,并定期评估进展和成果。在此过程中,管理者主要扮演支持者和资源提供者的角色,赋予员工在达成目标过程中的自主权(自我控制),最终以目标的达成情况作为评估绩效的主要依据。

目标导向教学(Objectives-Based Instruction, OBI)^[2]是一种系统化的教学设计模式,其核心在于以预设的、具体可测量的学习目标为起点和归宿,贯穿教学全过程。目标导向教学是要把教育的各个系统都以目标或者结果为基础,认为在一段教育经历的最后,每个学生都可以达到目标。在目标导向教学理念中不存在单一的、特殊的教学形式、手段和评价,而是,课堂、机会和所有的评估都应该帮助学生去达成特定的目标。教师在过程中应当以教育的目标为导向相适应的去充当导师、教练和推动者的角色。目标导向教学帮助老师和学生明确了角色。对学生而言,每个学生在选择学习方法的过程中都有自己的灵活性和自由度,学习方法不止一种。它最大程度的减少了对学生单维度同质性的比较,因为每个独特的个体都可以有不同的目标。而且,完全让学生在过程中深度卷入,为最终目标的达成自己承担责任。对教师来说,界定并明确对每一个学生教育的任务、教师自身的态度以及教师自身的专业性都是特别重

要的。

但在高等教育普及化与数字化转型双重驱动下^[3],传统目标导向教学面临“标准预设性”与“学习生成性”的根本冲突。据教育部2024年数据显示^[4],73.6%的高校教师反映现行OBI模式难以适配创新型人才培养需求。

如何将目标管理与目标导向教学的理念结合调适,并在课程和教学设计的实践中落地。以前可能会觉得,每门课程价值都是巨大的,每个重要的知识点、每个理论都有着理性的价值、独特的美感,它们之间都贯穿着缜密的架构和逻辑,所以课程之间不分高下,每一门课程的老师都应着力突出这门课程的独特美感和精华,所有老师的目标应该用格式塔的完形的观点去丰盈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让他们在各个方面通过我们的浸润和陪伴变得更好。这当然无可厚非,我现在依然觉得理应这样,这是恒久不变的最终目标。只不过,在这个长长的成长过程中,我们也需要对目标进行管理,需要对长期的目标和短期的目标进行适当的区分。一个人的一生,其实就是在为自己做一次战略规划和战略实施,你的愿景你的自画像是什么样的,这是你的战略定位,你的战略目标是什么,接着需要分解你的战略目标,找到业务规划和业务支撑,并进一步确定业务实施的战略保障措施。这是一个人完整的战略地图,它也分成好些个五年规划或者学段的规划,而每一个学段看似独特,但其实都是宏大的人生的战略地图的一个很小的版块,而每一个版

块的作用，是跟其他板块相互联结，共同去支撑整体目标的达成的。

所以，所有的内部逻辑都是一样的，战略目标的制定、战略地图的分解、战略实施的闭环、目标达成的检验，从大到小，从人生目标分解的学业规划、到大学阶段的本科毕业目标分解的人才培养方案、到学习的每门课程的组合设计，再到我们每个人都在做的课程目标的分解、考核和达成的分析，都是无止尽的一个个的递归系统，都遵循相同的内部逻辑。所以对于我们每门课程，自己独特的内部视角和逻辑当然绝对是必须的，但同时也需要跳出自己课程的视域，从战略的视角去思考和组织自己的课程。从这个视角，就可以更好的理解，为什么有的课程会被取掉，有些又会增补；为什么要根据高校人才培养目标去分解课程目标；这门课重点的框架、理论和知识点对于这个专业的学生来说（每一个不同的专业就必然会不同）是什么，怎样去实施、检验和反馈，这样才能成为一个战略实施的闭环。这些都是适应新的变化下组织和实施教学的重点。

沿着这个逻辑下来，那其实同样也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条并行的路径。一个是刚才从自己课程出发的分析，这是基于自下而上的视角让本课程知识、目标去贴合整体的目标；那同样，在整体目标的统领下，一定还需要一些跨学科的通识知识和通用的能力。现在的主流电子媒体、流媒体和 AI 时代，学生们逐渐失去了对长文本阅读的耐心和能力。阅读和语言的回路，都是需要在后天的环境和教育里发展的，同时它是会逐渐适应环境要求的。我们明白 “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5]，媒介本身就是信息。不同的书写系统或媒介特性都会塑造各异的阅读回路。如果主流媒介鼓励以快速、多任务处理为导向，并能适应大量信息的阅读过程，我们的阅读回路也会朝这个方向靠拢。这就会导致越来越少的时间和注意力被分配到相对慢速、耗时的深度阅读过程。在学生的这些 “认知急躁” 里，我们慢慢失去了逻辑推论、批判性分析和共情等，而所有这些能力对任何学段

的学习和成长都至关重要。

在教学实践中，我对这点也有特别深的感触，当我在给讲解心理学相关的理论和规律时，稍微需要恰当断句稍做思考才能理解的句子，即便不需要逻辑的关联和推理，即便不需要多么深入的思考，都会让部分学生本能的抗拒而皱起眉头。尽管我已经尽我所能用浅显的方式和语言揉碎了讲给学生听，并列了贴近他们生活的很多例子，但一旦回归到必须的文本阅读，哪怕是一两句话，也会遇到特别大的抵触。这在大学阶段的理论课程中是很需要警惕的，这不是简单的电子书和纸质书，流媒体短视频和原版长讲座的对立，这也不是 “科技是把双刃剑” 的陈词滥调。让我们的社会集体犯错的不是革新本身，而是革新时被我们忽视的那些被破坏、被削弱的东西。在这个印刷文化与数字文化，流量和深度相互角力的变局时代，我们必须正视这些问题，哪些专门用于阅读和语言的大脑回路正逐渐萎缩，哪些能力正在逐渐消失，我们的学生未能发展哪些能力，以及我们可以如何应对。

参考文献：

- [1] 彼得·德鲁克. (2009). 管理的实践 (齐若兰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 [2] 皮连生 (2009). 《教学设计：心理学的理论与技术》. 人民教育出版社.
- [3] Biggs J. Constructive Alignment in University Teaching[J]. HERDSA Review, 2014
- [4] 教育部. (2024). 《全国高校教学质量专项调查报告 (2024)》[R]. 北京：教育部发展规划司.
- [5] 麦克·卢汉 (2011). 《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 译林出版社.

作者简介：

蒋秋蓉 (1983-)，女，成都文理学院教育学院讲师，西南大学心理学硕士，发展与教育心理学专业，主要研究方向为儿童认知发展领域执行功能。